

6月16日登陆广州中央车站展演中心开唱

浅堤乐团：等待属于我们的那片浪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6月16日，来自中国台湾的浅堤乐团即将登陆广州中央车站展演中心开唱，这也是近期他们在大陆的唯一一场专场演出。

浅堤乐团由主唱兼吉他手依玲、贝斯手方博、鼓手堂轩和吉他手红茶组成。2018年，他们带着“若我是一条船”巡演跑遍大陆十余个城市。尽管当时的浅堤仅发行过一张只有四首歌的EP，但他们在音乐上的扎实和多变，已经给大陆的乐迷留下深刻印象。而在过去五年里，浅堤陆续发行了《不完整的村庄》和《婚礼之途》两张完整专辑，当中与deca joins主唱郑敬儒合作的《月光》、与HUSH合作的《礼物》，更为浅堤打开了更大的知名度。

这几年，从草东没有派对到告五人，大批新生代台湾乐团冒头。在这波台湾乐团崛起的浪潮下，浅堤显得不疾不徐。他们不追逐流行的曲风，也不迎合流行的情绪，而是用音乐诚实表达自我，这也让浅堤的音乐具备了难得的精巧和稳定。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，浅堤如此形容自己：“很多人想要追浪，但我们觉得，说不定我们就是浪头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激起。所以我们等待，继续做更好的歌。”



台湾乐团崛起的当下，浅堤显得不疾不徐

1 生活与音乐密不可分

浅堤的前身是2015年组建的“蔡依玲乐队”，团名自然是来自主唱兼吉他手依玲的名字。设计系的她，与休闲运动系的红茶是乐队的元老：“大学快毕业时累积了一些作品，想要在踏入社会前发表，就找到学长红茶以及系上一位自称会打鼓的同学，组成了一个乐团。”此后，经历了数次团员更迭，文创系的方博、社会工作专业的堂轩陆续加入，成为乐队的贝斯手和鼓手。团名也在2016年改为“浅堤”，原因很简单：“原来的团名好像一个女明星搭配三个乐手，这不符合我们对乐团的想象。”

成团不久，《怪手》一曲便入围2016年第七届金音创作奖最佳摇滚单曲奖。此后，他们在2017年发行EP《汤与海》；2020年发行首专《不完整的村庄》，入围第十一届金音创作奖最佳摇滚专辑奖；次年推出第二张专辑《婚礼之途》。正式活动的

这几年，他们陆续登上高雄“大港开唱”等标志性音乐节演出，专场演出也开进了Legacy, Zepp New Taipei等多个千人场地。

他们以“好玩”和“梦幻”来形容玩团的生活。但这不是梦，音乐实际上已经与他们的人生紧紧绑定——他们从生活中找到音乐的灵魂，也从音乐中建立生活的支点。“音乐代表我们的生活，也可以传达我们心里的想法。”堂轩说，“现在有种三十而立的感觉，会感受到爸爸妈妈变老、自己要承担更多责任，这些心境上的差别会影响到我们的音乐和创作。”依玲则从音乐中收获了成就感：“前几天收到一个很久没见的老朋友的信息，他说：‘看到你每一年都在进步，很厉害，希望你继续下去。’”一年下来我会收到一两则这样的信息，虽然我还是经常觉得我有很多不足，但在这种时候，我会觉得或许真的会有长进。”



专辑《婚礼之途》封面

2021年年底推出的第二张专辑《婚礼之途》，正是堂轩口中“三十而立”的作品。这张专辑缘起于四位成员一同去参加了浅堤的前鼓手、也是大象体操鼓手嘉欣的婚礼。依玲说：“我们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，算是一起经历过整个后青春期，一直到走到而立之年。参加他的婚礼，就好像在参与自己某部分的人生，所以我们在婚礼上有很多感触。”专辑第一首歌《礼物》是整张专辑的核心，“新人从红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过程，也代表着我们从年轻走到现在的岁月。如果我走这段路，希望听到怎样的有所鼓励的歌？我决定

浅堤与同辈乐团多有交集。大象体操的鼓手嘉欣是浅堤的前鼓手；deca joins曾在2018年跟浅堤一起在大陆跑巡演，主唱郑敬儒与浅堤合作的《月光》，也成为更多大陆歌迷认识浅堤的契机之一。浅堤也与不少乐团都保持着亲近友好的关系：“台湾的音乐圈坦白说并没有那么小，我们跟其他乐团会在各个场合碰到，的确会碰撞出火花。也许只是喝酒聊天，分享最近的生活和感触，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事情。”

2 而立之年诚实面对人生状态

写这样一首歌送给自己，也送给别人。”

《婚礼之途》以10首歌来回顾30岁前的人生。虽说“三十而立”，但30岁就能把人生想明白吗？浅堤在《婚礼之途》中如实记录下这个年纪的状态和困惑。“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对这张专辑的定位是，当你步入30岁的阶段，对外界大多是报喜不报忧的。大家可能感觉《婚礼之途》比之前的专辑《不完整的村庄》多了点欢快与和解，但其实只是我们没有再说什么多纠结。”

人文性是浅堤前两张专辑中尤其突出的特点，并取得了不错的反响。但第三张专辑通常是

一个坎，是该延续还是突破，这对乐团来说是个考验。浅堤透露，目前已经在准备第三张专辑，并有了一个目标——加强节奏，更注重音乐性。

浅堤四人有着颇为明确的分工：依玲负责大部分词曲创作；红茶负责视觉部分，包括乐团的影像和美学输出；方博主攻音乐制作，偶尔写一两首歌；堂轩则是负责合同、会计等行政工作。他们以合伙经营的态度对待玩团这件事：“可以把我们看成一个小小的事业体，我们还在摸索怎么分工，想让音乐的面貌更加多元一点，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结果。”

3 不追逐潮流，坚持做自己

面对同辈乐团在商业上的成功，浅堤坦言会羡慕，却不想追逐这波潮流：“他们去到更远的地方，当然是激励我们向前的动力。我们也会祝福，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格，越多元，对整个产业就越好。但我们的个性并不是追随潮流的人，我们只是一直在做自己。很多人想要追浪，但我们觉得，说不定我们就是浪头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激起。所以我们等待，继续做更好的歌。”

面对同辈乐团在商业上的成功，浅堤坦言会羡慕，却不想追逐这波潮流：“他们去到更远的地方，当然是激励我们向前的动力。我们也会祝福，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格，越多元，对整个产业就越好。但我们的个性并不是追随潮流的人，我们只是一直在做自己。很多人想要追浪，但我们觉得，说不定我们就是浪头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激起。所以我们等待，继续做更好的歌。”

关于此次巡演

羊城晚报：五年前曾经来过广州演出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体验？

浅堤：广州观众在演出当下会有点闷骚，看演出的时候可能就默默站着，但是演出过后会给出很热烈的回应。

羊城晚报：今年将第二次来到广州表演。你们对广州的印象是什么？

依玲：上次时间不太够，没来得及到处走走。有歌迷说下次过来要约早茶，这次看看有没有时间。

方博：我想去佛山，看看武术之乡。

红茶：上一次的巡演里，广州的售票情况好像是整个巡演中数量一二的。这次长期待再见到广州的朋友。

羊城晚报：五年过去，浅堤也积累了两张完整专辑和更多的现场演出经验。四位对这次专场演出有什么期待？

浅堤：这次集中火力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两张专辑的内容。过去这五年，大家可能对浅堤的认识有一点断层，希望这次赶紧把它补齐。这些音乐背后是这几年的经历和故事，我们已经五年没有在大陆演出了，有很多东西想要分享。这次表演一定会非常丰盛。我们还带了东西过来签售，包括《不完整的村庄》和《婚礼之途》两张专辑，以及《汤与海》EP，还有一些乐队的周边，比如衣服、海报等，签售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借由海报跟歌迷一起互动。

E-mail:hdxxs@ycwb.com

开榜的日子

□李佑伦

高考开榜的日子，他刚好在荒无人烟的高原工棚里工作。他家没有高考学子，但他依然有牵挂的对象——哥哥的女儿今年高考。考前，他每天晚上打电话询问侄女的情况。他怕家里人烦，白天是打给哥哥，次日打给嫂子，隔天又打给母亲，轮番问那几句不变的话：娃娃今天状态如何？心里紧张不？昨晚学习到几点……但侄女9号考试结束后，他已有半个月没给家打电话了。

晚上室友回来，早早地上了床，把被子垫在背后，跷二郎腿，没急着睡，和他一样焦急地等待着揭榜时刻的到来。室友家里也没有高考学子，但他有两个干儿子——干儿子也是儿子啊。他们两人都盯着手机看时间。三分钟、二分钟、一分钟……22:00到了！室友兴奋地床上弹起来，紧握着手机，脸色绯红：“开榜啦——”然后一边在屋里快速地绕圈，一边嘟囔着：姐姐的儿子读的理科，一模二模都全校排第二，考后预估能有690分……

他也说了句：“又开榜了。”声音很低，像是从心底发出的。22:05分，室友实在忍不住

了，他想知道干儿子实际考分查到没有，于是拿起了电话翻出电话簿……他赶过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按掉了室友的手机。“不能打。”他说得斩钉截铁。室友莫名其妙地瞥了他一眼。

他真诚地笑笑，手还握着室友的手机，再一次补充：“最好不要打。”室友白眼朝上翻了翻，有些不解。

他吐出一口长气，想起自己15年前的高考，也是信心满满地进了考场，原以为稳操胜券，不想结果出来却离二本还差一分。当时母亲都准备好了谢师宴，结果从来不生病的母亲当场倒下，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，父亲灌下两瓶高度白酒，也浑浑噩噩了半个月。

想到这，他不紧不慢地向室友解释：“万一考得差呢，你这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？”

室友白了他一眼，扬起身，想打人的样子：“你嘴欠啊，我干儿子成绩好，重点中学重点班。”

他嘿嘿一笑，声音很轻，但也十分在理：“平时成绩和高考成绩不是直接画等号的。好成绩的差了几分，差生超常发挥，常有的事。

何况，成绩好，心愿就高，现实和心愿总是会有差距啊。”

细细想想，还真是这样。室友知错般地手机放回包里，重新仰躺在床上：“哎，好焦心哟。”他安慰地说：“别着急，考好了，他们自己也憋不住。知道最亲的人都在等消息，他们会主动打电话告诉你的。”

室友摇头，对这说法还是表示怀疑。

他说：“你想想，多少人买个早市水果，都会在朋友圈晒一下；去外面吃个饭，桌上有哪些菜，朋友圈里也得露个相；节日里娃娃们送朵花，都不厌其烦地炫耀……这儿女高考的大事，能不让亲朋好友知道？那多难受啊。”

室友嘿嘿地笑，干儿子的妈还真就是这样的人。于是，他点开微信，盯着朋友圈，等候新消息的出现。

11点……

12点……

已是凌晨1点……

两个家里并没有高考学子的人，竟也陪着高考学子及家长们一起煎熬着。

室友再次起床，来到他床边。他说：“他们会不会只顾着高兴，把我给忘了？或都忘了发微

信？”

他笑笑，像是故意捉弄他似的，点点头：“这事，完全有可能，高兴过头了嘛。”

室友搔着头皮，面露难色：“咋办呢？”

他嘿嘿一笑：“好办。”他把自己的手机递给室友，“你用你的手机给他们打电话，你捏着鼻子说，就说找我，装作打错了，然后你仔细地听他们的话语，留意他们的反应，一定能体察出他们此时的心情，分数决定心情嘛……”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室友朝他鸡啄米似的点头，“这智商！”他摇头又嘟囔，自叹不如。

这时，两个人的手机竟同时响了起来，叮铃叮铃……寂夜里，这声音清晰又欢悦。两人吓了一跳，慌乱中抓起手机，一时都搞不清手机中到底拿的是谁的电话。他去抢室友手中的手机：“我的，我的。”室友更是欣喜若狂，生怕好消息被抢走，也拿着手机直嚷：“我的，我的。”

不慌不慌，肯定是好消息，而且两人都有。找回各自的手机，他们低下接听机，然后一人一个屋角去认领自己的好消息了。



荔枝王 余宝珠 摄

营养液

□张德华

李薇下班回家的路上，被一家花店橱窗里摆着的漂亮水培植物吸引了，迈步走进去，店里的植物真不少，雪白的马蹄莲、紫萼的风信子、粉红的长寿花、碧绿的滴水观音……争奇斗艳的，让李薇爱不释手。老板娘热情地过来招呼，最后李薇把目光集中在一盆翠绿的富贵竹上。她问老板娘：“富贵竹平时怎么养？”

老板娘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清水就可以，但要经常换水。”

于是李薇把富贵竹抱回了家。虽然她经常更换干净的水，没多久，富贵竹的叶子却开始慢慢发黄，后来，竹茎也枯萎了。李薇无奈地把这盆富贵竹扔进垃圾箱，可觉得书桌上立刻显得空荡荡的，她下班时便又到那家花店重新买了一盆。

过了没多久，新买的这盆富贵竹竟又渐渐开始枯萎了……

李薇再次走进那家花店时，一个十七八岁的陌生女孩热情地过来跟她打招呼，声音如银铃般清脆：“您想要点什么？”

“我该怎么没见过你？”李薇笑着问。

“我是今天新来的。”女孩说。“你们店里卖的富贵竹都枝叶繁茂、生机盎然，为什么我一买回家，它们就慢慢枯萎发黄了，有什么窍门吗？”

“营养液？你们店里卖吗？”李薇问。

女孩正要回答，却发现老板娘正在柜台后面一脸不高兴地盯着她。

老板娘一招手，把女孩叫了过去，小声道跟她说了几句话，女孩点了点头，又回到了李薇面前。

这时一位男顾客走进店门，看中了一盆水培的绿萝，他问：“这盆平时怎么养呀？”女孩不假思索地改口：“用清水就可以。”

顾客付了钱，把那盆绿萝搬走了。

十七天过去了，李薇新买的富贵竹在加了营养液后，生机盎然。可她一直记挂着那个善良的女孩因告诉她真相她能挨骂了，会不会现在已经被解雇了？于是她忐忑地又走进那家花店。

一推门，一眼便看到那女孩甜美的笑脸。李薇悄悄地问：“上次我来时，你告诉了我真相，老板娘把你叫过去，是不是骂了你一顿？”

女孩想了一会，记起来了，说：“没有啊。”

李薇见女孩受了委屈还在隐瞒真相，心里更加过意不去了，说：“不用怕，如果老板娘为难你，我替你讨回公道。”

拎包

□霍寿喜

那天上午，开全局职工大会，到11点钟才结束。主持会议的副局长大声宣布：“科级以上的干部留下来继续开局务会。其他职工可以走了！”话音刚落，留下来的干部们纹丝不动，“其他职工”则弄得椅子嘭嘭响，走了。

别人的感觉我不清楚，反正我在科长刘得意的眼神注视下，有点“灰溜溜”的感觉，我甚至后悔自己当初不努力，没能再升个半级，否则，现在也能和他一样“留下来”继续开会。

20分钟后，大刘开会结束，回到办公室。依照惯例，我们将一道下班去接孩子。路上，大刘故意皱起眉头，说：“当领导真烦，动不动就留下来开会。”他把“留下来”三个字说得特别重，言外之意十分清晰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和大刘同住一个小区，他的儿子毛毛和我的儿子亮亮又是同一所实验小学的同班同学——只不过亮亮成绩特好，也很听话；毛毛成绩特差，又特调皮。

到了实验小学门口，在鱼贯而出的学生人流中，我一眼认出了亮亮。大刘也看到亮亮了，大声问：“毛毛呢？”亮亮愣了一下，有点不想说。大刘声音更大了：“怎么说话都不敢呀？”亮亮这才慢慢地开了口：“刘毛毛数学作业没写，被老师留下来了。”

走了。大刘手下只有我这么一个“兵”了，我因此“稀罕”起来，大刘的态度都变得较为宽容了。只是外出联系工作时，他仍旧喜欢摆点架子，总让我帮他拎包——其实他那只手拎包里，一般也就放一只茶杯。当人家要给我们泡茶时，他总是冲我努努嘴，说：“我自己有杯子。”那意思就是让我替他拿出茶杯。

这拎包、拿茶杯的次数多了，自然有点伤我的自尊。虽说大刘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但他年纪比我大一岁，他是正科级，我好歹也是个副科级，我们间的行政级别只相差半级，但碍于情面，每次大刘递给我皮包时，我都拒绝过，大刘想必就习惯成自然了。

不过，我们这一代的这些



不愉快，丝毫没影响下一代的友谊。亮亮和毛毛每天都一起上学、放学。有一天，我和大刘到某局联系一个合作项目——也就是说，我又给大刘拎包了，事后，我们又来到实验小学门口接孩子。这回，亮亮和毛毛同时出现了。只见亮亮空手步行，毛毛不仅肩背了一个书包，手里还拎着一个书包——我一眼就看出那是亮亮的书包。大刘当然也看出来，

他立刻大声吆喝着自己的儿子：“为什么拿别人的书包？还不快还给人家……”

回家后，我才问儿子咋回事。原来，月末考试就要到了，毛毛的数学练习册上还有好多“空白”，他请求亮亮帮他做题，亮亮答应了，但提了一个条件，就是放学后帮他拎一下书包……我嘴里骂儿子“怎么这么懒”，心里却多多少少生出那么点“平衡感”。